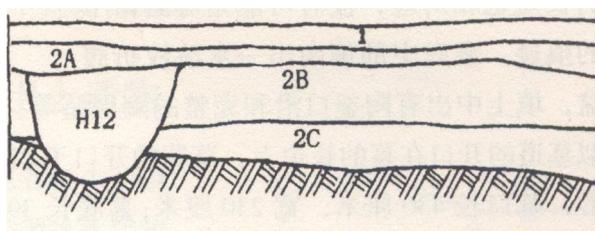


## 徐闻县汉代遗址的发掘报告

徐闻县汉代遗址分布于徐闻县西南五里乡二桥村、南湾村和仕尾村。1990年5月，广东省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会同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到部分板瓦、筒瓦、瓦当及陶片。1993年10月到11月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文化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 一、地层堆积



图一 T104 东壁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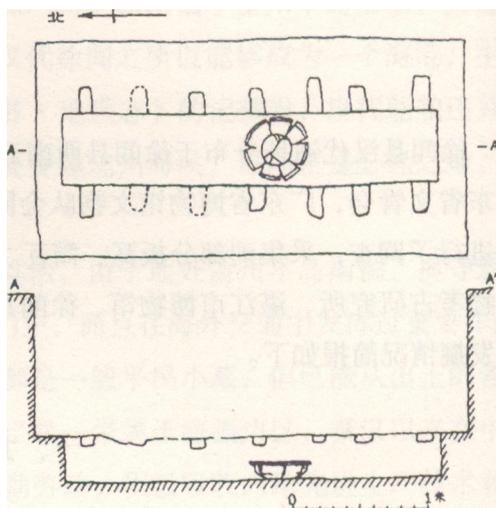
该遗址位于琼州海峡溜尾湾的东部边缘，西临溜尾湾，这次发掘首先在仕尾村北部发掘了1x2米和2x4米的探沟两条，表土已是原生土，无文化遗存。遗存堆积保存较好的是二桥村和南湾村，我们在二桥村选择了I、II两个区，共发掘5x5米的探方14个，面积350平方米。其中I区发掘两个探方，文化堆积较薄，仅有0.2-0.4米，出少量板瓦和少量陶片，底部是一层较纯的原生碎石层。II区位于I区北部，较I区高出约1.5米，距I区约70米，共发掘12个探方。表土层下既到汉代文化层，文化层仅可划分一大层，大层中又可分为三小层，即第二层至第四层为文化层，分别为2A、2B及2C层。其中2C层仅在T102、T103及T104三个探方能划分出来。以T104东壁和T205东壁为例，T104第一层为表土层，厚度为12-20厘米，土质松软含较多腐殖质，呈黑色，为现代耕土层。第二层至第四层为文化层，分为2A、2B层和2C层，2A层土质较第一层黏，呈橙黄色且夹杂大量的汉代绳纹瓦片和少量的陶片，厚8-23厘米。第三层既2B层，厚36-48厘米，土色呈橙红色，夹杂许多火烧土颗粒，灰坑H12开口在2A层并打破2B层和2C层直到生土。2C层是黄色黏土加风化的砂岩碎石块，厚0-38厘米，有少量板瓦、筒瓦和汉砖块等遗物夹杂其中。T205第一层为表土层，厚12-24厘米，土质土色与T104相似，2A及2B层在该方的东北角已消失，2B部分叠压在探方东北角的红烧土上，H5开口于烧土层下，H2开口于2B下层并打破H5和F2。

### 二、遗迹

此次发掘的遗迹有墓葬、灰坑、房屋、井、烧土面及柱洞等。

该次共发现3座墓葬，M1位于T204东部，M2位于T101南部，M3位于T103南部，以

M1 和 M3 为例，M1 的墓口长 320 厘米，宽 165 厘米，开口于 2B 层下。墓深 142 厘米，在深 108 厘米处起二层台，二层台两边各向内收 54 厘米，两头各向内收 20 厘米，二层台下深 35 厘米，两边有对相对应的凹槽，且凹槽的长短也相对应，极有可能是葬具留下的痕迹。墓底中部偏南出一水波纹折腹盆，填土中出有陶釜口沿和完整的陶网坠等。M3 为凸字形墓，用大卵石垒墓边，类似墓道的开口在墓的长边上，墓葬的开口于 2B 层下并打破 2C 层，墓的纵剖面呈倒梯形，墓口长 430 厘米，宽 230 厘米；墓底长 394 厘米，宽 184 厘米，深 230 厘米，北壁中部突出一似墓道的坑，宽 180 厘米，外凸 50 厘米。出陶碗、陶网坠等。



图二 M1 平、剖面图

清理灰坑 20 个，以 H10、H12、H18 为例，H10 位于 T202 北，部分伸入 T202 的北隔梁和 T302 的南部。H10 为长方形灰坑，灰坑长 250 厘米，宽 140-170 厘米，深 100 厘米，横截面呈不规则锅底形，开口于 2A 层下打破 2B 层及生土。该灰坑出土大量绳纹瓦片，还有素面带釉陶片和小方格纹戳印陶片。H12 位于 T104 与 T105 之间靠北隔梁处，为椭圆形灰坑，长 345 厘米，宽 120 厘米，深 90 厘米，截面呈圆底。H12 开口于 2A 层下打破 2B 层，同时也打破 F2。灰坑出陶釜和陶罐残片，也出土大量的绳纹板瓦和筒瓦。H18 位于 T201 西南部，灰坑部分延伸入 T201 西壁，该灰坑共有两层坑面，上口呈不规则椭圆形，下口呈规则的椭圆形，上口长 290 厘米，宽 198 厘米，下口长 175 厘米，宽 145 厘米，灰坑深 195 厘米，上层坑面坑壁近直，至 95 厘米处形成下层坑口，下层坑壁内斜，呈袋状坑壁。灰坑开口于 2A 层下，打破 2B 层至生土，该灰坑所出的陶片普遍大块，有筒瓦，板瓦，小方格纹陶片和弦纹水波纹陶片。

清理出房屋遗迹 4 个，分别位于 T104、T203、T105、T205、T102 及 T204 各方中，以 F3、F2 为例，F3 分布于 T104、T103、T204 和 T203 之间，略长方形，是本次发掘中发现的最大的遗迹之一，长 548-605 厘米，宽 296-330 厘米。开口于 2A 层打破 2B 层，也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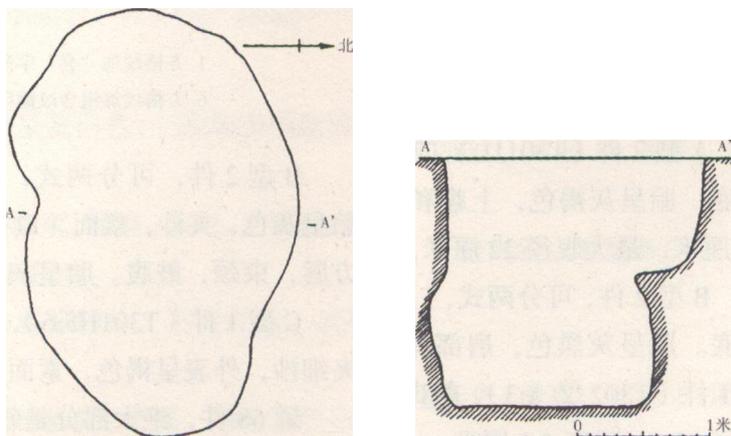
有2C层各方的2C层。厚44-83厘米，F3本身也可以分成四层，以T104北剖面为例，F3的第一层厚12-26厘米，是一层黄色黏土。第二层厚18-22厘米，为一层较纯的黄色黏土夹杂大量汉代瓦片。第三层土质呈暗红色，部分地方夹杂红烧土层，第四层厚10-14厘米，是一层薄薄的碎石层，没有遗物夹杂其中。F2位于T105和T205之间，略呈长方形，长620厘米，宽约4米，厚8-50厘米，开口于2B层下，东北角被H5打破，西南角也被H12打破。F2可以分两层，第一层为黄色黏土，其上覆盖一层绳纹瓦和碎石块，第二层为黄红色黏土加火烧土。

清理出水井1个，水井位于T301东北角，部分延伸入T302的西北角，水井的直径为250厘米，由于发掘设施不足，出于安全考虑仅清理到6.7米的深度。井口开口于2A层下，打破生土及风化的沙质基岩（本方没有2B层）。出土有瓦片及釜、罐、砖、钵等陶器碎片。

清理出柱洞6个，分别位于T104、T105、T204及T205各方，均为圆形洞，直径45-60厘米不等，深度有30-70厘米不等。有的洞内垒出一圈石头，明显是用来加固木桩的，如T104的D5，开口于2A层下打破2B层。

### 三、出土遗物

此次发掘的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也有极少的铜器、铁器和石器，在遗址周围还采集到与遗址年代相同的“万岁”瓦当及龟钮铜印等，在此一并加以介绍。



图三 H18平、剖面图

铜器有铜印，铜箭镞等。

铜印一枚(C01)，长方体，印纽为一伏龟，“田”字印面刻阴文“臣固私印”四字。印为青铜制造，面呈铜绿色，但锈蚀并不严重；长2.5厘米，宽2厘米，通高1.3厘米。

铜镞1件(T301J1:12)，截面呈三棱形，镞部残，呈铜绿色，锈蚀严重。通长4.5厘米，镞部残长1.2厘米。

陶制品可以分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及建筑材料，其中又以绳纹的板瓦和筒瓦为主，占有所有出土遗物96%以上。

生活用具以釜、罐类为主，还有瓮、盆、钵、碗、器盖、器座及陶棒等。

釜 30 件，绝大部分是残片，仅有一件可以复原。有八个个体的口沿，可分三型。

A 型 4 件，可分两式，I 式 3 件 (T105<sup>[2]</sup>A:1-2 T204M1 填土)，敞口，圆唇，短颈，颈部稍束，鼓腹。胎呈灰黑色，夹沙，素面。口径 21.4-26.6 厘米。II 式 1 件 (T102<sup>[2]</sup>A:3)，敞口，圆唇，短颈，束颈较深，鼓腹。胎呈灰黑色，夹沙，素面。口径 22.8 厘米，残高 5 厘米。



图四 陶器纹饰拓片

1. 方格纹加“会”字形戳印纹
- 2-4. 方格纹加圆形戳印纹
5. 方格纹加方形戳印纹
6. 方格纹加组合纹戳印纹
7. 篦点叶脉纹加水波纹（均为 2/5）

B 型 2 件，可分两式，I 式 1 件 (T202<sup>[2]</sup>A:2)，敞口，方唇，沿部较直，鼓腹。胎呈灰色，夹沙，素面。口径 32 厘米，残高 6.4 厘米。II 式 1 件 (T302<sup>[2]</sup>A:2) 盘口，方唇，束颈，鼓腹。胎呈灰黑色，夹沙，素面。口径 20.4 厘米，残高 46.4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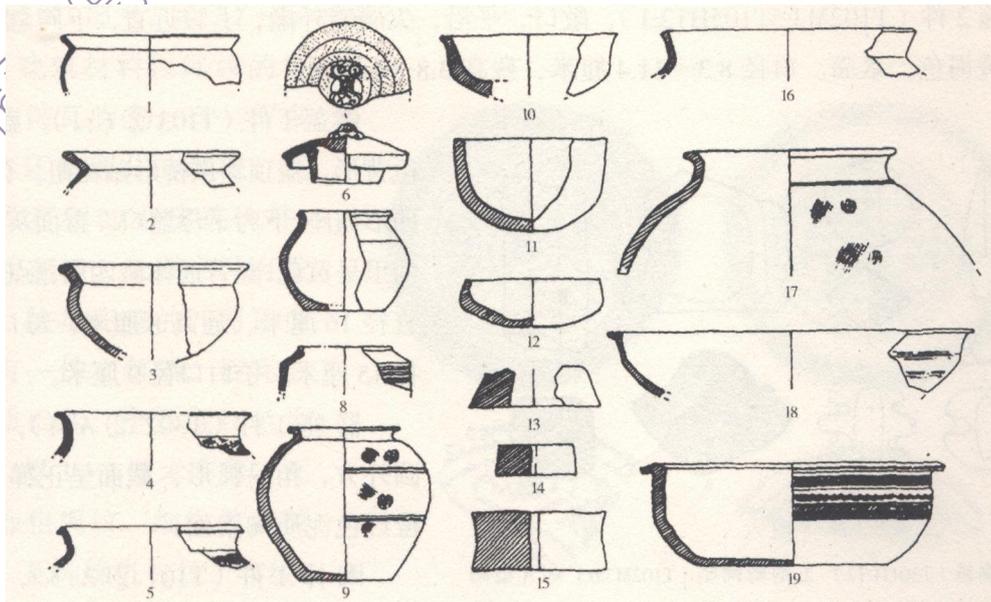
C 型 1 件 (T301H8:6)，敞口，唇外撇，上腹稍鼓，下腹内收成圜底。胎呈黑色，夹细沙，外表呈褐色，素面。口径 25 厘米，高 12 厘米。

罐 68 件，绝大部分是残片，有六个口沿，其中仅有两件可复原，可分四型。

A 型 2 件 (T301J1:7 T201<sup>[2]</sup>A:1)，敞口，平沿，短颈，鼓腹，最大腹径在罐身中部，平底。胎呈灰褐色，上腹和下腹各有一周弦纹，罐体上部 3/4 均饰方格戳印纹。口径 14 厘米，最大腹径 22 厘米，底径 12 厘米，高 20 厘米。

B 型 2 件，可分两式，I 式 1 件 (T201H18:1)，敞口，短颈，头唇外撇，溜肩，鼓腹，平底。胎呈灰黑色，肩部有一周弦纹。口径 12 厘米，底径 10 厘米，高 13 厘米。II 式 1 件 (T302<sup>[2]</sup>A:3)，敞口，尖唇外翻，颈部稍高。胎呈灰色，胎质较硬，饰方格纹。口径 23.6，残高 5.6 厘米。

C 型 1 件 (T102<sup>[2]</sup>A:2)，敞口，圆唇略翻，颈部截面呈弧形，胎呈灰色，肩饰方格纹，口径 25 厘米，残高 6 厘米。



图五 陶器

1. A I 式釜(T105[2]A:2) 2. A II 式釜(T102[2]A:3) 3. C 型釜(T301H8:6) 4. C 型罐(T102[2]A:2) 5. B II 式罐(T302[2]A:3) 6. 器盖(T103[2]C:1) 7. B I 式罐(T201H18:1) 8. 口型罐(T204[2]A:1) 9. A 型罐(T301J1:7) 10. 碗(T102M3:5) 11. A 钵型钵(T301J1:8) 12. B 型钵(B02②A:6) 13. 器座(T302②A:4) 14. C 型纺轮(T104②A:1) 15. B 型纺轮(T301H8:7) 16. B 型釜(T202[2]A:2) 17. 瓮(T104F4:1) 18. B 型盆(T105F2:1) 19. A 型盆(T204M1:1) (13 为 1/4, 14、15 为 1/2, 余均为 1/8)

D 型 1 件(T204<sup>[2]</sup>A:1), 敛口, 直方唇, 斜肩直腹。胎呈灰白色, 上腹饰多周弦纹。口径 12 厘米, 腹径 16.8 厘米, 残高 6 厘米。

瓮 2 件, 有一个口沿(T104 F4:1), 敞口, 圆唇略撇, 颈微束, 溜肩, 鼓腹, 个体较大, 胎呈白色, 饰方格纹加圆形戳印。口径 27.4 厘米, 残高 20 厘米。

盆 3 件, 其中一件完整, 一件仅剩口沿, 还有一件为底部碎片, 不能分型。盆共可分两型。

A 型 1 件(T204M1:1), 直口微内敛, 平沿外翻, 下腹斜收成大平底。胎呈灰色白, 上腹有两圈方向相反的叶脉纹, 两圈叶脉纹中间是一圈水波纹。口径 39 厘米, 底径 24 厘米, 高 13 厘米。

B 型一件(T105F2:1), 敞口, 平沿稍凹, 上壁近直, 下壁内斜。胎呈灰白色, 素面。口径 47 厘米, 残高 8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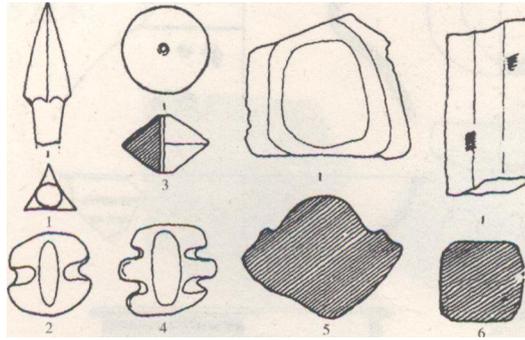
钵 2 件, 可分两型。

A 型 1 件(T301J1:8), 口微敞, 直唇, 圆底。胎厚重, 呈灰色, 素面。口径 10 厘米, 高 6.2 厘米。

B 型 1 件(T320<sup>[2]</sup>A:6), 直口微内敛, 浅腹, 下腹急收成小平底。胎呈灰褐色, 外壁素面, 内壁有轮制旋痕。口径 8.4 厘米, 底径 3.7 厘米, 高 3.2 厘米。

碗 2 件(T102M3:5; T105H12:1), 敞口, 平沿, 尖唇略外撇, 上腹近直, 下腹急收。胎

呈黄褐色，素面。口径8.3-11.4厘米，残高3.8-4厘米。



图六

1. 铜镞(T301J1:12) 2. 型陶网坠(T102M3:6) 3. A型陶纺轮(T204M1 填土:1) 4. B型陶网坠(T301H8:1) 5. 石构件(T202[2]A:3) 6. 陶棒(T101[2]A:3) (1-4为1/2.5、6为1/4)

器盖1件(T103<sup>[2]</sup>C:1)，盖呈龟背形，盖顶塑拱桥形贴花钮，有卷曲形钮座，下为子母盖口。盖面灰色，内里呈黄色，盖背通体戳四周篦点纹。直径16厘米，通高8厘米，母口口径15厘米，子口口径9厘米。

器座1件(T302<sup>[2]</sup>A:4)，内圆外方，角呈弧形，截面呈正梯形。橙红色泥质陶素面。

陶棒1件(T101<sup>[2]</sup>A:3)，为方形柱体，截面呈圆角正方形。橙红色陶质，通体饰方格纹。生产工具有陶纹轮和陶网坠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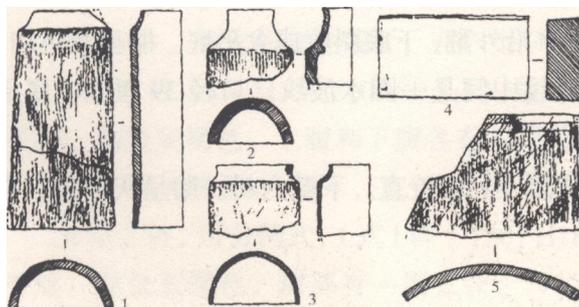
陶纹轮4件，可分三型。

A型2件(T204M1 填土 T301J:11)，算珠型，两边角起尖棱。胎呈灰色，素面。直径2.7厘米，高1.8厘米，孔径0.2厘米。

B型1件(T301H8:1)，圆柱形，截面略呈亚腰状。胎呈灰色，素面。直径4.3厘米，高1.9厘米，孔径0.6厘米。

C型1件(T104<sup>[2]</sup>A:1)，棋子形，截面略呈正梯形。上径2.4厘米，下径2.6厘米，高1厘米，孔径0.4厘米。

网坠6件。可分两型。



图七 陶建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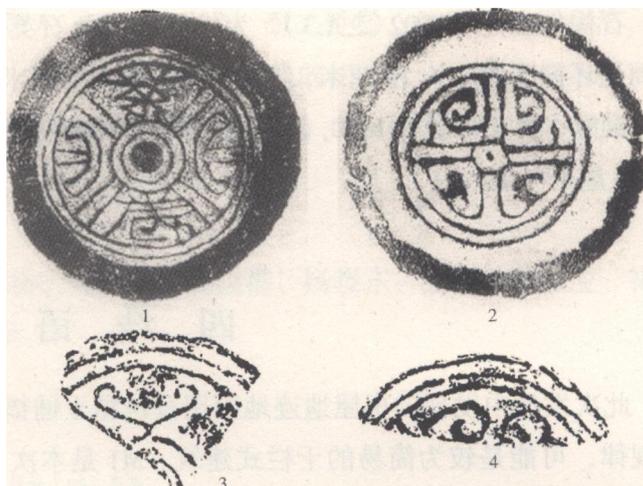
1. A I式筒瓦(T302[2]A:8) 2. B型筒瓦(T201H18:2) 3. A II式筒瓦(T302[2]A:7) 4. 砖(T301J1:9) 5. 板瓦(T102[2]A:1) (均1/10)

A型3件(T102M3:6 T105<sup>[2]</sup>A:1T301<sup>[2]</sup>A:1), 球状, 相对应的两边纵横向各压两条方向垂直用于绑绳的凹槽, 陶质橙红色。长2.6-5.2厘米, 宽2.5-5厘米, 厚2.1-3.9厘米。

B型3件(T301H8:1T 103<sup>[2]</sup>A:1T301J:10), 型制与A型相近, 但有两面对应边的横向是压四条凹槽, 陶质灰白。长2.3-2.8厘米, 宽2.2-3厘米, 厚2.2-2.5厘米。

建筑材料以绳纹的板瓦和筒瓦为主, 有一万多片, 还有部分的汉砖、瓦当及石制的小建筑构件。板瓦在整个发掘中没有发现一块是完整的, 筒瓦也仅有一件完整器。板瓦的胎质以灰、橙及橙红色为主, 厚1-2厘米不等。瓦面饰粗绳纹、细绳纹和弦纹, 瓦内饰乳钉纹、布纹、菱格纹和卷草纹等纹饰。

筒瓦有一件完整, 可以分成两型。A型可分为两式, I式(T302<sup>[2]</sup>A:8)截面呈半圆弧形, 短领, 厚胎。胎呈灰色, 瓦面满饰绳纹。长37.5厘米, 头宽15.5厘米, 尾宽18.5厘米, 领宽11.6厘米, 高8.6厘米。



图八 陶瓦当

1. A型瓦当(仕尾村采集:1) 2. B型瓦当(二桥村采集:2)  
3. C型瓦当(T201[2]A:2) 4. D型瓦当(T203[2]A:1)(均为1/3)

II式(T302<sup>[2]</sup>A:7)与I式相仿, 只是胎较I式薄, 领部略呈亚腰形。

B型(T201H18:2)瓦身与A型似, 瓦领为瘦高领, 领口宽8厘米, 瓦身宽14.8厘米, 残长13.6厘米。



图九“臣固私印”铜印及拓本



图十 白陶盆(T204M1:1)

瓦当6件, 其中发掘出土的有5件(T201<sup>[2]</sup>A:2)。

完整的2件(C02)是在仕尾村采集,基本上与发掘出土的瓦当残块相同。圆形,直径14.5厘米,宽缘凸起,中央突出一小圆饼。左右饰双线卷云纹,上下为阳纹篆体“万岁”二字,后端筒瓦已残,残长9.3厘米,饰绳纹,内壁为布纹,为红褐色泥质陶。另一件……

砖29件,仅有一块完整(T301J1:9),制作不规范,长方形,胎为较细较纯的泥质胎,硬度不高。长26厘米,宽13.2厘米,厚6.8厘米。

石构件1件(T202<sup>[2]</sup>A:3),为较硬的灰色石英砂岩,中部为乳状突起,乳状物四周是环行凹槽。长10厘米,宽9厘米,高7.8厘米。

铜镞1件(T301J1:12),截面呈三角形,铤残,锈蚀严重。通长4.5厘米,铤部残长1.2厘米(图六:1)。

#### 四、结语

此次发掘中发现的房屋遗迹地面用黄色黏土铺垫,不见有房基,柱洞排列不是很有规律,可能是较为简易的干栏式建筑。M1是本次发掘最完整的一个遗迹单位,特别是二层台上的葬具痕迹是广东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出土一件白陶水波纹大盆,与广州汉墓中西汉前期的Ⅱ型盆相似,该墓有比较典型的南越族埋葬习俗。

出土遗物中以绳纹的板瓦和筒瓦为主,其他陶器所占的比例不足4%,而且一半出在J1、H18、H10等大的遗迹单位中,地层中很少,给器物排队带来不少困难,但2C层出的一件器盖与《广州汉墓》的西汉前期墓葬中Ⅳ型<sup>[1]</sup>式壶的壶盖相同,唇缘下垂的B型罐与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A型罐相似<sup>[2]</sup>,也常见于广州西汉中期墓葬中<sup>[3]</sup>,出土的B型网坠与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AⅠ型及五华狮雄山遗址<sup>[4]</sup>、福建崇安汉城遗址所出的网坠相同<sup>[5]</sup>,A型纺轮也与澄海龟山遗址的B型纺轮、五华狮雄山汉代遗址的B型纺轮相似,绳纹板瓦及筒瓦与澄海龟山、五华狮雄山及惠阳潼湖汉代遗址<sup>[6]</sup>的相似,不见西汉后期及东汉各期的典型遗物。陶器的器物纹饰上以方格纹加戳印为主,戳印纹又以圆形及组合形纹样最多,极少见方形戳印,也具有西汉前期的特点,因此可以推断该遗址的大致年代应始于西汉早期,止于西汉中期。

徐闻县汉代遗址是广东所发现的十个汉代建筑遗址之一,又是四个出瓦当的遗址之一,应该是县治以上的建筑遗存,但五里乡二桥汉代遗址发掘区的选址并不是非常理想,许多堆积较厚的地方都压在村民的住宅下,铜印就是村民在挖房基时发现的。Ⅰ区基本上没明确的地层,遗物极少,Ⅱ区选在潘家菜地是因为该地点暴露的汉瓦比较多,而且布方的空间相对较大,但通过发掘可以看到上层的堆积也有被破坏的痕迹,揭去薄薄的耕土后就是2A层,没有更晚的遗物夹杂其中。遗址南部的堆积较北部厚,这可能和菜地平整过有关系。

徐闻地处雷州半岛的最南端,据史料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sup>[7]</sup>。徐闻在西汉时期应是一处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但此地是否就是徐闻港

的具体地点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予以考证。至于西汉元鼎设置的徐闻县城，据记载为“前临海，峙三墩，中有淡水、号龙泉”<sup>[8]</sup>。而二桥村、仕尾村地处海湾，临海不远处即可以望到海上的三墩，地理位置与史料记载的相吻合。这次发掘为探讨汉徐闻县治和汉徐闻港旧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也为研究汉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线索。

发掘领队：杨少祥。

主要发掘人员：邓宏文、刘成基、毛远广、阮应祺、杨晓东、吴凯、黄良应、崔勇及湛江地区文物考古学习班的学员。

#### 注释：

[1][3]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等：《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4] 邱立诚等：《广东五华县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 年第 11 期。

[5] 福建省博物馆等：《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考古学报》1990 年第 3 期。

[6] 崔勇等：《惠阳潼湖区考古调查简记》，《广东文博》1990 年第 1 期。

[7] 《汉书·地理志》。

[8] 《徐闻县志》。

（本文辑自《文物》2000 年第 9 期）